

# 香港特區郵票上的「中國」二字來之不易

為了紀念香港回歸祖國，香港特區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發行一套紀念郵票，名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這是特區發行的第一套郵票，共有六枚和小型張一枚，票面上都標註「中國香港」字樣。那麼，特區郵票上為何要加「中國」二字呢？

鑒於香港特區政府當時尚未正式成立，有關方面於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七日致函郵電部，委託代為設計特區成立後發行的第一套郵票。郵電部領導批示由郵政司負責辦理。郵政司認為，此事必須「特事特辦」。

過去香港郵票印着「香港 HONG KONG」字樣及英國女王頭像或王冠。直到一九九七年初，香港郵政署發行過渡期通用郵票，才取消了英國女王頭像或王冠標誌，只保留「香港」字樣。香港特區郵票如何標記銘志，這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郵電部郵政司提出了標註「中國香港」方案，當時有人認為，「只要取消英國女王頭像，保留「香港」，不必冠以「中國」。但郵政司堅持要加「中國」二字。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九日，郵政司向郵電部領導寫了《關於代香港特別行政區設計郵票一些具體問題的請示》。一九九五年十



## HK人與事 龔達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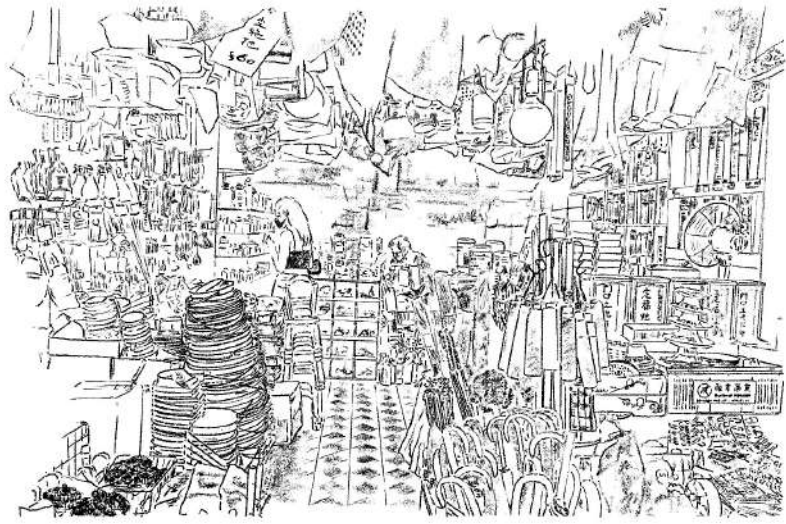
月二十五日，部領導明確批示「爭取採用『中國香港』」。經多次請示匯報，在特區郵票上加印「中國香港」這一建議，得到了外交部、國台辦的大力支持，最後經國務院港澳辦批准同意。此後，郵電部又將郵票設計方案，及時與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和新華社香港分社進行聯絡溝通。

正當香港特區郵票設計工作緊張進行之際，從英國方面傳來一個不和諧的聲音。一九九六年七月三十日，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代表約見中方代表。英方代表對香港特區郵票票面上將印有「中國香港」，表示強烈不滿。他們認為，特區郵票票面的文字應該是「香港」，而不應該是「中國香港」。中方代表當即表示：香港特區郵票，採用「中國香港」作為票面文字說明，既體現了中國國家主權，又集中反映了「一國兩制」的特點，也符合《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的精神。取消英國女王頭像或王冠標誌，標註「中國香港」，不會對未來香港特區發行郵票產生任何負面影響。香港特區第一套紀念郵票，由北京郵票廠印製，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在香港如期發行。

## 時地人

梁貝爾

以從小養成的人情，嚴拿高買。



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郵票和小型張。  
作者供圖



# 藝術文化發展KPI

行政長官李家超的政綱提到，要把香港打造成國際文化之都，以及配合「十四五」規劃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定位。這兩個目標如何達到，透過怎樣的機制去達到，有怎樣的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才可達到？若果又只是以辦活動為主，是否稱得上真正的文化交流中心呢？

一個真正的國際文化都會，並非以活動為指標，而是以文化設施空間、文化人才及文化機構為指標。一個有活力和能夠持續發展的國際文化之都及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由以上三者所構成的。因此，要達成目標，首先要做一個能力盤點。

現在香港的藝術文化發展主要是由康文署集中資源負責，那麼香港的博物館空間是否足夠？圖書館空間和設施是否足夠？表演藝術空間、藝術家排練及工作室是否足夠？藝術機構運作是否追上國際標準？這些只要和其他國際城市比較一下，便可看出香港目前的狀況處於什麼階段，有什麼強弱勢，強項



## 善治若水 胡恩威

如何再加強，弱勢如何改善，方可達至最優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主要目標一是要建立網絡：人際的網絡、合作的網絡、創造共同發展文化的資源。

香港過去習慣了辦活動模式，空間資源嚴重短缺。很多民間機構辦活動，例如辦展覽可能只得一、兩天展期，資源嚴重不足。這一方面，上海近年有大幅度改善，他們設定了指標：在博物館空間面積、展覽空間面積以及整個體制上也有顯著的改善。而在設計和創意教育方面，更加是非常積極：這些都是香港可以學習的。深圳未來也有很大的文化創意藍圖，如博物館興建、藝術教育的改善。那麼香港在這些方面目前停留在什麼階段呢？需要有客觀冷靜的分析，香港才能夠制定一個文化藝術未來發展的具體藍圖。

而討論這些問題前，必須建基於資料和事實之上。因此，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在這一方面需要做一些資料搜集和報告，立法會也應該跟進，傳媒作詳細報道，這是文體旅遊局的首要任務之一。

# 她選擇了尊嚴

人與事 言青



前段時間網上一則消息突然映入我的眼簾：女翻譯家沈儀琳離世。這讓我吃驚不小。我和先生在北大東語系朝語班讀書時，她是我們一班同學，退休後一直和她有聯繫，上一次是三月下旬，她在電腦上告訴我們她住養老院了，現在在醫院做身體檢查。

萬沒想到的是，這則消息告訴我，她是晚期結腸癌肝轉移，她的身體已衰弱不堪，醫生說她的餘生將以月計算。這種情況下她做出了一個令人驚嘆的決定：不再繼續治療。女兒勸她利用現代醫學手段可以再延長一段生命，她說不必了，一是費用昂貴，卻沒有效果；二是即使能延長生命，個人也無法再產生社會價值。

於是她毅然簽署了一份「生前預囑」，預囑中表示不再做任何治療和搶救，只要不

疼痛；還有離世後喪事從簡，捐贈器官等內容。徵求女兒同意後，進入一所寧靜療護病房，把這份生命最後一程的願望囑託交給病房的主任醫師，並毫不猶豫地說：希望「快點結束」，「越快越好」。病房只用藥物緩解她的疼痛，十七天後，八十七歲的她安然離世。

沈儀琳，個子不高，瘦削靈活，性格開朗，愛說愛笑，快人快語，樂於助人。學習上更是刻苦努力，成為朝語專業的佼佼者，每年的朝語演講比賽，她都榮獲第一名。畢業後在社會科學院外文所工作，她勤奮努力，憑藉幾十年學習和翻譯韓語的心得，寫成《韓文漢譯實用技巧》一書，為學習韓語的人提供了寶貴資料，她還翻譯了不少有價值的韓文書籍，被稱為「才女」，「重視自己在社會中貢獻價值的人」。

沈儀琳畢業後，和她深愛的一名同班男同學結婚，生有兩個女兒，但不幸的是，不久，她先生患癌，去世時才四十歲出頭。大女兒也因病夭折。沈儀琳接連遭到喪失親人的打擊，特別是她親眼目睹了丈夫患癌治療期間所受的折磨和痛苦，使她認識到人到最後時刻一定要選擇尊嚴。

四十多年來她沒有再婚，而是精心扶持老母，直到母親九十幾歲離世，之前她和母親一起簽署死後捐贈遺體的遺書。同時撫養教育小女兒長大成人，現在從事教育工作。

沈儀琳退休後仍然著書立說，為中韓文化交流做着自己的貢獻。更讓我們敬佩的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她用自己微薄的工資，後來用退休金默默資助了一些貧困學生。有一年春節，我們給她打電話拜年，聽

到屋裏很熱鬧，經問，她才說了實話，是她資助的學生們來和她一起過春節。沈儀琳說：「我能力有限，我要是大款，可以做得更好。」如今有些學生已成為人師。

沈儀琳還是個心靈手巧，多才多藝的人。我們退休後，在京的同班同學每年都有一次聚會，也請沈儀琳來參加，因為她高我們一班，大家叫她「小姐姐」。每次來參加聚會，她都帶來自己用各種顏色的絲線精心製作的心形等各種形狀的小飾物，分送給大家。每年春節前夕，我們都會收到她親手製作的賀年卡，上面是她畫的水彩山水畫，淡雅、精緻，讓人感到新鮮、親切。

她果斷地做出「生前預囑」，讓我們敬佩；她有尊嚴的善終使我們欣慰。我們現在正在重溫她的著書，收好她的賀卡，以表達我們對她的思念。沈儀琳，一路走好！

# 書香伴暑天



## 如是我見 厲放

七月之香港，除了炎熱還有颱風，人不免思宅，越發慵懶了些，這可正是讀書之季節？一個人捧一本書，靜靜地看，慢慢地品，時而緊鎖眉頭，時而嗤嗤發笑，時而一目十行，時而咬文嚼字，時而掩卷沉思，時而棄書而去，這個時代，還有人着迷讀書嗎？我時常懷疑地自問。而每年七月的香港書展，總給我一些答案和新的感受。

香港書展始於一九九〇年，是亞洲最大的書展之一。自開辦以來，已是香港夏季盛事之一。書展每年定出一個獨特主題，並且圍繞主題舉辦各項活動。通常開幕當日都是「爭崩頭」入場之人流。

我曾是書展之常客，理由有三。港台出版物，印製美觀大方，但價格不菲，在書展購書，多會獲得比平日在書店中較優惠之折扣，此其一；其二，由於香港之獨特背景，兩岸三地之出版商家可同時參展，逛一次書展，極大地滿足了我對簡體字版圖書之需求，特別是內地幾大出版商及各大學出版社之出品，總會讓我滿載而歸；其三，書展還是推廣新書的平台，為讀者提供接觸新書及會見作者的機會，此外亦有部分來自東南亞和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出版商參展。通常題材廣泛，可以見識當下之圖書新潮，攤位繁多，多快好省一次到訪N家「書店」。

書展，亦讓我眼界大開，對這座城市的普羅大眾刮目相看。說實話，在日常生活裏、上下班通勤中、社交活動時，我很難感覺到這是一座全民「悅」讀的城市，但是書展從開創之初的二十萬人次到後來幾屆已是百萬人入場，可見民眾之熱情。

現場所見人氣之高漲、愛書人之千姿百態、參展商攤位設計之各出奇謀，常令我驚嘆。初次見不少人拖行李箱、拉杆箱逛書展，很是奇怪，後來發現是常態，特別當我買了些書，肩背手提不負承受時，方覺實在有必要。

書展有眾多展廳，四周滿是席地而坐、捧書而讀的小童，穿校服的少男少女在書攤前打書釘，衣着輕便雙肩背包的大學生們對心儀的書精挑細選，家有小童的家長多在補習教材類下本錢，兒童天地廳自是少兒們所愛，工具書、專業書為職場人青睞，美食、養生、旅遊、小清新、人文、社科、科幻、星座、占卜，不一而足，包羅萬象，各有

眾多簇擁。放眼所見，不是書攤前手捧一書的人海，就是在急匆匆奔向書攤路上的人流，亦不乏老少三代書展一日觀之家庭。如有明星、名作家現身簽名，更是人頭湧動，想擠進去都難，此情此景，總讓我由衷感嘆：原來大家都這麼愛讀書。我在深圳的一些朋友，當年每逢書展就日日「自由行」，亦拉着行李箱來購書。

近些年，網購發達、電子閱讀越來越普遍，書展我便不再去了。今年是再一次去書展，不僅如歷次一樣，狂逛書攤，合眼緣的迅速翻閱，合心意了馬上購買，還增加了聽講座、與作者問答互動、請作者簽名合影之內容。去過N次書展，唯這次全套做足，內情何在？

月初知道今年書展如常舉辦，辦事認真的師妹便預先訂了票，約好看展當日在書展門口見。擇周日（七月二十四日）如約前往，人還在途中便接師妹速報，今日看展人山人海，隊伍以公里計，發照片一張，果然通往會展中心的路都是排隊人流，甚至排到大樓牆外。

心急，出港鐵站熱浪撲面，快馬加鞭往前衝，汗流浹背，旋即見去書展人潮。張頭探腦隊伍望不見頭，無奈從末端排起，心急火燎不知幾時可入場？今日進書展，不同於往年隨興所致，隨機閒看，而是有要務在身。參加師弟新書《香港談食錄》之講座「疫情下香港餐飲新氣象」，要當一名合格聽眾，千差萬誤不能耽誤。

隊伍開始移動，摻雜着四周的喧囂，心頭急上加急，身體往前竄。恍惚中似聽見有人喚，猛回頭人流無盡頭，卻驚見師弟正站身後。茫茫人海偶遇作者，正是今日講座之主角，各自驚喜自

不待言。隊伍依舊千回百轉，龜速移動，我倆急得一籌莫展，除了排隊還是排隊。忽見有個優先岔口，靈感乍現：師姐，您以長者身份入，師弟言。哦，不不，你以作者身份進，我道。於是乎，講明原由，魚貫而入。

進場後急奔展廳入口，亦不見握有入場票的師妹。電話、短訊、拍照、視頻，各自宣告所在位置，依然不得要領。一陣抓狂，原來我倆各在會展兩翼，宛若隔着太平洋。忙亂半小時，終得進場，抓起一本書，體味一下久違的書香。

本屆書展主題：「歷史文化、城市書寫」，有近七百個參展商參加。講座時間未到，剛好快走馬觀花，各展攤瀏覽一遍。疫情原因，內地展商基本缺位，於我，少了一大購買慾望。補習教材、考試必備依然暢旺，展商攤位設計亦比較尋常，拖拉杆箱的人不再多見。展廳末端，發現不少國家和地區在港領事館在此設展，一張桌，幾幅風景圖，幾幀民族手工藝，圖文並茂介紹本國歷史文化、人文特質，自然亦有旅遊宣傳之用意。

商務印書館之故宮：國寶、宮廷生活、宮殿，一套三本，我和師妹愛不釋手，解囊購入。「香港故宮展出的國寶都來自這裏」，「就是，特展館看後，回來再翻書，一目了然」，我倆捧着《故宮：國寶》歡喜異常。

時間到，奔赴講座現場，主辦方和主講人已準備就緒。排隊時之焦急、偶遇作者之驚喜、與師妹互找不果之抓狂、發現好書之快娛，一切拋之腦後，安然入座，當好聽眾。留住七月書香，在庸常的現實裏，享受心上的風景。



▲一連七天舉行的香港書展於七月二十六日閉幕，大批市民入場購書。

中新社